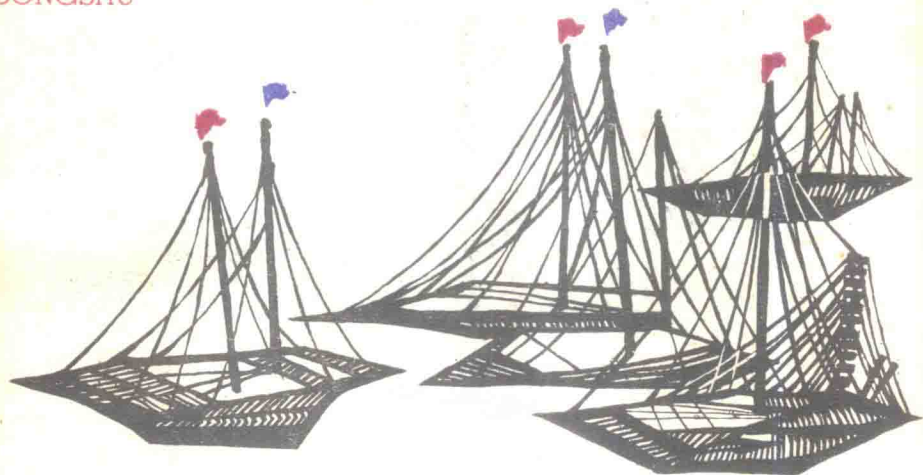


现代传奇

苏联文学丛书

SULIAN WENXUE
CONGSHU

雷特海乌小说选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Ю. Рытхэу

КОГДА КИТЫ УХОДЯТ ИДРУГИЕ ПОВЕСТИ

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«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»

1977 年版等译出

雷特海乌小说选

现代传奇

白嗣宏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0.875 插页 3 字数 242,000

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7,000 册

ISBN7-5327-0001-1/I·001

定价: 3.75 元

目 次

风帆·····	1
韦克特与阿格涅丝·····	11
鲸群离去·····	141
妖怪·····	243
译后记·····	342

风 帆

白蒙蒙的雾霭笼罩着列宁格勒的大街小巷，给高楼大厦裹上了素装。它凝挂在电线上，弥漫在公园和街心花园上空。格里鲍耶多夫运河上的意大利桥头，路灯闪闪烁烁，映出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光晕，宛如一个童话世界。

我穿过这座桥，沿着拉可夫大街向音乐厅走去。从远处就可以望见，音乐厅沉重的大门附近，站着一群渴望搞到入场券的人。

我左边是艺术广场的公园，园里树木披着寒霜，普希金铜像屹立在树丛中，铜像上挂满熠熠发光的雾凇。

出租汽车在一片咝咝声中停住，在拐角处吐出一批批的乘客，然后快活地眨巴着小绿灯，绕过俄罗斯博物馆前的广场，顺着布罗茨基大街，朝熙熙攘攘的涅瓦大街驶去。

不等我走到街角，就有人用满怀希望的声音向我喊道：

“有余票吗？”

我没有余票。装在我上装胸袋里的那张入场券，来之不易：我是在音乐会开幕前两星期从远离列宁格勒的地方设法弄到的。

在音乐厅大门前面，冲着我要票子的人就更多了——有人抓住我的衣袖，有人急切地在我耳边窃窃私语，有人客气地询问我：

“您有余票吗？”

听到否定的回答以后，人们用责备的目光望着我，似乎我本来就应该给他们准备一张入场券。

我脱去大衣，沿着楼梯拾级而上，走向楼厅左侧的敞廊。

下面的大厅里嗡嗡地喧嚣着，传来人们就座时轻微的响声，犹如远方的海浪在拍打海岸。宽敞的舞台上放着几张空椅子，舞台深处的角落里，低音提琴倚在墙边歇息。

晶莹的灯光照耀着白色圆柱大厅，大厅里渐渐坐满了人。我回头看了看：从我身后一直到墙边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。

观众厅的灯光暗淡下来。舞台上方的枝形吊灯突然大放光明，照亮了白色的乐谱架，照得澄黄的铜钹和乳白色的大鼓光芒四射。

音乐家们拨开红色的丝绒帷幔，穿过大厅深处的两扇阔门，排成两行，登上舞台。

我并非第一次来到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厅。但正是今天，我怀着比通常更为激动的心情，期待乐队开始演奏。这可能是因为我许久没有听到交响乐队的演奏了。昨天，我还在米海洛夫斯基公园的白银世界里漫步，一天数次沿着石级走到普希金墓前的白色大理石碑前面，从高处极目远眺，辽阔的俄罗斯大地尽收眼底，袅袅炊烟升向树林上面那寒气逼人的蔚蓝色天空。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里。今天，当我来听柴可夫斯基第一交响曲的时候，我指望重温俄罗斯纯朴非凡的美丽景色。在那里，在普希金山的原野和森林里，我的全部心灵体验到了这幅美景。这些日子沐浴着绚丽的二月阳光，到处是一片香雪世界，绿茵茵的树枝透过银装隐约可辨……

如浪的掌声把我带回观众厅里。指挥穿过乐队走向指挥

台。他走得很快，黑色燕尾服的后裾随风飘起，拳头却握得紧紧的。使人感到在他那紧握的手指里有一股力量。

他登上指挥台，举起了指挥棒。

我倾听着乐队演奏，一边努力回忆近来几天的全部感受——辽阔无际的俄罗斯大地，银装素裹的苍翠密林。

突然，在意识深处映现出另一幅画面——一块鼓满海风的大幅白帆。我为什么想起了它？也许是因为整座大厅处处是白色的圆柱，宛如卷起来的风帆？而乐声就是那海风？……不，不是的。是另外一件确实发生过的事情从遥远的往昔浮现出来了。是的，以前我听过这部交响曲，那时候，我还不了解“音乐厅”这几个字的意思，那时候，对我来说，故乡乌厄连镇最边上的几座鹿皮圆庐^①就是整个世界的尽头。

当年我的故乡就是一条狭长海滩上的两排鹿皮圆庐。山脚下屹立着区执行委员会的褐色房子，靠近海湾的地方有一座学校和商店的小圆房——这就是当年乌厄连镇的全部木房，按那时的概念来说，已经是很大的了。

无线电台设在学校里。当时我正好站在嗡嗡响着的电线下面，听见报务员对我叔叔说：

“轮船快到啦，还带来了一批演员。”

那时我已经知道轮船是什么东西，但演员这个名称对我来说完全莫名其妙。

晚饭后，叔叔用一个大搪瓷杯喝茶，我问他：

“演员是什么东西？”

① 楚克奇人用鹿皮搭起来的圆形帐篷。

叔叔呛了一下，十分小心地把茶杯放到桌上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没说什么。我只是问一下，演员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叔叔回答说。

他的回答使我大为惊奇：叔叔知道的东西才多呐！他会说俄语，尽管有点吃力，但能说；在集体农庄的会议上发起言来头头是道；晚上呢，睡帐里的油灯熄灭以后，他能毫不费劲地同神灵交谈，用他们的语言喃喃絮语，敲得板鼓震天价响。

到船来还有两天的时间——有足够的工夫去用自己的力量弄清楚演员是什么东西。

通常轮船给我们镇运来各种各样的商品和食物。前年送来了一批机器，这些机器开始印刷《苏维埃乌厄连报》。轮船每来一次，乌厄连镇就出现许多新东西：留声机、煤油炉、小折刀……来的人才多呢！现在乌厄连镇上什么样的人都有：区执委会主席，报务员，面包师巴甫洛夫，还有售货员爱斯基摩人埃姆。

去年一艘铁轮船给北极观测站运来了几头生猪。卸猪的时候，简直闹翻了天！一头猪掉进水里。使在场的人大为惊奇的是，这头猪自己游到了岸边，朝小山岗拚命奔去。在人们追上它之前，一群狗啃得它只剩下一个头。冬天，生猪呆在一幢暖和小房里；夏天，它们被放进用毛板拦起来的猪圈里。我们一连几个小时望着这些当地罕见的野兽，看它们如何用扁鼻子在脏泥里拱，一边吧哒吧哒地大声哧着嘴。

村镇和北极观测站之间有一座风车挥着长臂，这也是轮船运来的。

在报务员报告了新闻后的第二天搞清楚了，演员是人。这倒是挺有意思的。

随着轮船的临近，关于演员的传闻渐渐详细、渐渐明确起来。可是有一点不明白：象乌厄连这样的村镇，一般来说有一个拉手风琴的人（那是北极观测站的电机工）就足够了，何必要来那么多用各种乐器演奏的音乐家呢？

“他们是不是想在咱们镇上落户呀？”雷佩尔问。他原先是巫师，如今算是集体农庄业余文艺活动的领导人。

“他们只来一天，”校长说。他是乌厄连镇俄罗斯居民中唯一会说楚克奇语的人。

校长是列宁格勒人。他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乐队的有趣的事。

“真有这样的人，全部生活就是演奏音乐，有多愉快啊！”雷佩尔得知音乐家靠演奏挣工资以后，怀着毫不掩饰的羡慕神情说。

这一天叔叔决定给自己的鹿皮圆庐蒙上一层新皮。皮用插进地里的海象肋骨绷着，早就晾干了。鹿皮圆庐上的旧皮扒下来以后，露出了熏得乌黑的支架。阳光射进来，照出踩进泥土地里的狗毛。快乐的夏风吹得毛皮帐门飘来飘去。按照风俗，邻居们都来帮助叔叔。

新皮很快就蒙好了。鹿皮圆庐里一下子就显得十分舒适安逸。昏黄的暖和的光线洒满屋里。我坐在里面望着叔叔在新顶篷上来回走动，用海豹的肩胛骨补洞。巨大的人影时而遮住阳光。我担心叔叔别把新皮弄个洞，破坏这个喜庆的日子。

不过一切都很顺利。叔叔走了下来，于是大家坐下来喝茶。

“轮船在这儿的话，也许我会请大家喝真正的火酒，”叔叔对前来帮忙的邻居们说。

“不过轮船要带一批演员来，”我提醒说。

接着，就象是在响应我的话，远处一阵长长的汽笛声冲进光线昏黄的房间。

“轮船！演员！”我大声叫喊起来，一边朝外面奔去。

起先我在水平线上看见一缕青烟，然后才看清青烟下面白色的上层船台和渐渐露出水面的黑色船体。

“演员来了！演员来了！”我叫着向海边奔去，那里已经在准备驳运的小船了。

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岸边。半瞎的老歌手伦迪吉根拖着两条罗圈腿，也一瘸一拐地走来了，他如今已经失去了歌喉。

他看不见轮船，但一会儿把这只耳朵，一会儿又把另外一只耳朵转向大海，急切地捕捉轮船的汽笛声。

轮船驶近岸边，于是我们能清楚地看见挤在甲板上的人群。然而距离相当远，要认出演员是不可能的。再说我也不知道演员跟普通人有什么区别。

我们农庄的小船在轮船的黑色船舷旁看起来象一个小白点。看，就象鲸仔离开母鲸一样，小船驶离了轮船的船舷向岸边开来，老远就能看出它吃水很深；船上坐满了人。

我睁大眼睛望着，总希望能在小船上找出演员们。小船渐渐靠近，坐在船上的人显得越来越清楚了，想第一个认出到乌厄连镇来的不平凡客人的希望渐渐破灭了。

然而小船上的乘客中确实有演员。当然，我这是从校长那儿听说的。他甚至指出了为首的演员——指挥。指挥象青年人一样灵活地跳上岸来，同大伙一一问好。他的脸是瘦削的。这样年轻的脸盘却配着一头白发，看起来令人惊奇。指挥顺着鹅卵石路快步向上走去；区执委会主席在他后面踩着碎步急忙跟上。他们走遍了乌厄连镇所有的木房，甚至还看了看戈马尔科

特的大鹿皮圆庐。

“他们在找一座能容纳全体演员的鹿皮圆庐，”有人解释他们寻找的目标说。

歌手伦迪吉根听见这句话以后，挤过陪伴指挥的人们，拉住指挥的衣袖。

“请跟我走，”他用楚克奇话对指挥说。

使大家诧异的是，指挥竟然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伦迪吉根把他引到六块巨石面前。这六块石头深深地埋在地里，还是远古时代留下来的，被认为是圣石。我们镇上消灭巫师活动和摧毁木神像的时候，拿这些石头毫无办法——它们牢牢地埋在地里，非常沉重。

“我们就是在这里唱我们的歌的，”伦迪吉根把指挥带到石头跟前说。

站在旁边的区执委会指导员皮乌拉把老歌手的话翻译了一遍。

指挥打量了一下石头，眺望了一下大海，看了看海湾里波平如镜的海面，南风从海面轻轻吹来。他说：

“地方好极了！我们就在这里演出。”

“咱们把船帆铺在地上，”伦迪吉根说。

皮乌拉迅速译了出来。

“妙极了！”指挥大声赞道。

小船到轮船上接演员们。圣石前面，在伦迪吉根的带领下，铺上了两块白色的船帆。

黄世

南风渐渐刮起，吹皱了海湾平静的水面。拍岸的海浪减弱了，演员们从小船跳到岸上，连鞋都没有弄湿。他们的衣着一模

一样：长长的黑西服，白得刺眼的衬衫，因此他们看上去长得都一样。但是他们带来的乐器却五花八门、形形色色！有用细乌木做出来的纤巧的小提琴，有各种各样的号：木号和铜号。巨大的鼓使我们的文娱活动领导人、前巫师惊讶不已。他一生用过许多大大小小、不同音量的亚拉尔皮鼓，可这种大鼓还没见过。

演员们急忙行动起来，船长也有点发急。他不时皱起眉头转过脸去迎着南风。

全镇的人把凡是能坐的东西——长凳、椅子、小板凳，都拖到圣石旁边，分散排列到铺在地上的船帆前面。音乐家们已经在船帆上面各自的小折椅上纷纷就座。

伦迪吉根滚来一段鲸鱼脊椎骨，给指挥用。

终于一切都准备就绪，演出可以开始了。

观众们在乐队前面的位子上坐着，指挥登上了鲸鱼脊椎骨，右手举起一枝又短又细的小棒。

我站在前排的观众队伍里。身穿黑西服白衬衫的音乐家们，活象钦柳克温山崖边鸟市上的黑海鸠。风吹拂着指挥长长的银发，吹得船帆的边缘飒飒发响。

开头的几个音响起来了。它们很象被风刮走的千万只鸟儿在哀哀泣诉。不，这不过是错觉而已。鸟儿在同风搏斗。周围是一片汪洋大海，蓝色的海岸出现在前方。它呼唤鸟儿，答应向它们提供躲避暴风雨的地方。乐曲越来越响，每一秒钟都在增强。听啊，凯旋的乐声响彻大海的上空。

风越刮越猛，把鸟儿胜利的呼喊声带向遥远的海角，带向辽阔的冻土带，那里夏季的玄狐和毛茸茸的狼獾到处游荡；长满青苔和浓密矮草的沼泽昏昏欲睡。鹿群竖起了犄角，倾听这不熟悉的声音。哪儿来的声音？准是有批新人来到了这个千百年来

响着一成不变的声音的岸边。音乐声响彻了狭窄的山谷，登上苍茫的石峰，又从那里降到牧鹿人的驻地——他们的鹿皮圆庐散布在湖畔和河岸上。

南风越刮越猛，敲打着听众的脊背，风声冲进他们的耳朵。但人们倾听着俄罗斯乐曲，没有人转首回答疾风飒飒的呼唤，没有人观望波浪滔滔的海湾。

音乐仿佛把我们这些此刻站在圣石前面的人全都高高举起，举向大海的上空，举向杰日涅夫角群山的上空，举向伟大的楚克奇冻原的上空。地平线越退越远，显现出一片广阔的世界。布满鹿皮圆庐的沙滩，好象变成了一艘挂着许多白色风帆的大船。

离我不远的地方站着老歌手伦迪吉根。我不由自主地仔细看了一下他的面孔。这老头儿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。他的双目凝视着远方，超越音乐家头顶的上空，直望着黑色圣石后面遥远的大海；他那北极柳根似的骨节粗大的褐色手指，紧握着拐杖；嘴里还念念有词。他的身子似乎挺直了，似乎变得更高大，更强壮，更年轻了。

风掀起谱架上的乐谱，但音乐家们对此无动于衷，他们的手指抚着琴弦滑动，奏出奇妙的乐声。

谁也没去注意时间。太阳离开了海湾，挂在印崇山上面。夕阳斜斜的光线照亮了一排排鹿皮圆庐，落在小提琴乌亮的音板上，使铜号也射出火一般的亮光。

乐队脚下铺着的船帆，充满了音乐，带着音乐家们远航。

乌厄连镇从来没有过这么美好的情景！当音乐的尾声沉寂之后，人群发出一片赞叹声。有人开始鼓掌，大伙都跟着他鼓个

不停。指挥从鲸鱼脊骨上走下来，带着倦容低下白发苍苍的头。伦迪吉根走到他身旁，把手伸了过去。

“这是真正的生活！”他对指挥说。

音乐家们是在太阳沉到海里的黄昏时刻离去的。小船上张起了风帆。

当我望着这一张张在夕阳中闪烁的风帆时，小提琴在我的胸中歌唱。我的身旁站着老歌手伦迪吉根。这时南风怒号，吹鼓了风帆，唱起了刚才听到的乐曲。

我仔细听着老人的低声细语。

“这是生活！这是真正的生活！”透过风声我听见他在说。

……从那以后，二十五年过去了。这一天对我和我的许多乡亲来说，是最美好的日子之一。乌厄连镇早就不是第一次开音乐会那天的样子了。镇上一个鹿皮圆庐也没有了；如今集体农庄俱乐部的舞台上，容纳得下大型交响乐队。也许，我的乡亲们所以能够比较勇敢地展望未来，用较短的时间彻底改造自己的生活，俄国作曲家彼得·伊里奇·柴可夫斯基那首叫做《第一交响曲》（《冬幻曲》），G小调，作品第十三号的乐曲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……

音乐会之后，我沿着原路走回家去。迷雾依然笼罩着宏伟壮丽的建筑物，树上的雾淞簌簌作响。我在俄罗斯博物馆前面的街心花园里，在普希金铜像旁边，伫立良久，音乐的风帆把我的心灵和思绪带向那遥远的地方。

韦克特与阿格涅丝

—

韦克特勒住狗群，把棍子插进硬绷绷的积雪里，接着从狗橇上跳了下来。右面，镶着寒冰的海岸线蜿蜒伸去，目光所及的地方尽是一堆堆冰块。众多的冰山与岸边的岩崖之间，一条细长的鹅卵石浅滩，在又深又厚的云层下，隐约可辨。韦克特的路就是循着鹅卵石浅滩，通向前方的。香雪世界象处女那样洁白无瑕，冰橇滑木遗留下来的辙迹，伸向远方。一群群的冰山伸向遥远的海面上，那里单调而枯燥，令人感到十分寂寞。

韦克特向左面望去，不高的海岸平坦地伸向南方——那是科学院冰原。只有在地平线的尽头才可以勉强看见一串山峰。群峰在漫漫的朝霞照耀下，熠熠发光。据北极站天文学家的计算，太阳要在后天——二月十四日才露面……二十年代，有一群加拿大人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定居下来。他们是北极探险家威廉姆尔·斯杰方松派来的。根据他的理论，定居的人只应当靠打猎得到的食品维持生存。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派特别救援队来抢救“不幸的殖民者们”，但只找到了一个唯一幸存的人——爱斯基摩女人安娜·勃列克杰克。

韦克特要走的路，远离美洲人的村落。他又朝远处的山峰望了一阵。从这里到山边，大约有六十公里。如果笔直走去，一昼

夜就可以到达山上，然后沿着斜坡滑下去，即使不用狗拉，也可以下到南岸……

韦克特转身面向狗群。领头的狗列留迎着他跳过来。列留是一头挺不错的狗，由于年岁小，十分淘气，喜欢撒娇，因此老狗们不太尊重它，常常不承认它的权力。不过列留很熟悉指挥口令，善于揣测驾橇人最细小的意愿，它跑在狗群的前面，信心十足。韦克特不太喜欢它，尽管觉得它很有用。他抚摩了一阵狗儿，查看了它的四只爪子，把爪子缝里塞着的雪剔干净。

辕架旁边套的是埃尔加。浑身雪白，没有一根杂毛。懂事，脾气温和，行为端正，比列留聪明多了。不过迫于环境，它未受到狗类的高等教育。有一次，韦克特把它驾在头前试试看，结果埃尔加对所有的指令都呆若木鸡，把口令都弄错了。这时被弃置一旁的列留，露出一副鄙夷和嘲弄埃尔加的神态。

韦克特查看完狗群以后，回到窄长的狗橇上。

滑木在僵硬的雪地上吱吱响；过了一段时间，嘎吱声才化为另一种响声。爱幻想的驾橇人，把这种响声叫做飞驰的雪橇之歌。

韦克特的雪橇能够以保持几小时、几天、几个星期不变的速度奔驰着……在这种前途未卜的行进中，最好是回忆昔日往事，想想一直使人惴惴不安的东西。

韦克特沉浸在忆绪中，他仿佛回到了故乡的牧场：他听见鹿群中鹿仔的呼噜声，鹿角的撞击，牧人的呼喊，空锅的哗啦声，敲碎冰块装茶壶的砰砰声，还有那悠扬的晚歌；他闻到了烟味，皮毯下陈年坚硬的苔藓的气息，煮鹿肉的香味，夏晨的清香……真想躺在柔软的鹿皮上躺一会。

童年的世界是美妙的，它一去不复返。特别是那游牧生涯。

每天早晨韦克特看见的都是另一派风光，陌生的河流，陌生的湖泊，陌生的岗峦，陌生的山峰。只有天穹不变。在帕阿特老爷爷的故事里，天界住满鹿群、牧童、妙龄的少女和神速的少年。天上的星星人，跟着鹿群行走。他们越过分水岭，踩着微微化冻的春冰，跨过河流，登上水草丰盛的山坡，地上的牧鹿人也是这样浪迹天涯的。

起先韦克特被装进一个毛皮囊里背着走。在停歇的时候，他被挂在一根高高的木杆上，他就从高处瞪起自己那双锐利的小黑眼睛，向四面八方望着。后来用一挂特制的童车运他，拖车的是一匹性情温驯的驯牛。它跑动起来，宽大的蹄子向旁边甩着雪，仿佛是四把铁铲。

有一次小韦克特从雪橇上滑了下来。他在地面上躺了许久，一直到肚子感到饿了。于是他向四周看了看，试图站起来。他望见成年人和比他略微年长一点的孩子们，还有狗和鹿都是自己走路，只有他是在用别人的腿走路，韦克特爬起来，向前迈了几步。他觉得自己并不孤独，尽管鹿群和人们已经向前走了好远好远，人们根本没发现他掉在地上。

他饿得大叫起来。他张开自己那小小的嘴巴叫喊。一头狼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跑过，听见他的哭叫以后，胆怯地夹着尾巴赶紧躲到河边的灌木丛里。一头野鹿摇摇枝桠丰满的角，躲到山峰上。

日近黄昏的时候，才发现小孩不见了。父母驾着比赛雪橇赶来，在一个小土堆上面找到了儿子。这时他正在大喊大叫。

从此大家就叫他韦克特，意思是会走的人。

韦克特的第一批朋友是鹿仔，因为鹿场里小孩很少：一有小孩生下来，就立刻送到托儿所、幼儿园去，然后送到寄宿学校。这

些单位离鹿场都很远。这个时刻对韦克特来说，也来到了，他该去读一年级。

小孩同亲人告别的时候，哭得满脸泪痕。母亲凄苦地大声哭号着，仿佛是送子一别，永世不得再见。父亲的表现十分克制，说了些含含糊糊的话。只有帕阿特爷爷清楚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：

“我的孙儿……我再也看不见你了。不久我就会死去的。你要做一个真正的人，别忘了冰原。”

他把孙子的头紧紧搂在胸口，抚摩了一阵头发，接着大声叹了一口气。

夏季强壮起来的牛犊站在远一点的地方。告别仪式拖得太长了，于是司机大声问道：

“咱们还要呆很久吗？发动机转着，汽油哗哗流着！”

父亲把韦克特放进履带越野车的驾驶室里，坐在司机旁边。韦克特碰到一个铁家伙，痛得发毛，但他咬紧牙，没有吭声。为了克制住向外奔泻的哀号，他集中了全部意志和全部的心力。司机在他身旁坐下，拨了拨杆杠，于是灌满双耳的轰隆声，淹没了父母、爷爷、熟人和朋友们大声说出的临别赠言。鹿仔们吓坏了，跑得更远一些，它们的四只腿蹦跳的样子，滑稽可笑。

韦克特从履带越野车里伸出脸来，久久望着，一直到看不见尖顶的鹿皮圆庐为止。如今他再也忍不住泪水，泪水哗哗直下，弄得周围什么都看不清了。

每当履带越野车钻进一片片谷地里的时候，韦克特就想到他再也见不到亲爱的鹿皮圆庐，他的心就发紧。不过，你瞧！，履带越野车哼哼哧哧地摆弄着铁履带，爬向山坡，心爱的住宅又呈现在眼前，一缕缕青烟在庐顶飘然袅袅而上。